

集部

北齊文紀卷三

明 梅鼎祚 編

袁聿脩

字叔德陳郡陽夏人仕魏太子中舍人入齊歷吏部尚書齊亡入周除東京司宗中大夫終隋熊州刺史

與邢邵書

魏齊世臺郎多交通饟遺聿脩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邵時為尚書與聿脩有舊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太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經歷兖州時邵為兖州刺史别後遣送白紬為信聿脩不受與邵書

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得一作長

邢邵字子才河間鄚人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授特進北史云少時有避故不行名

答袁聿脩書邵得聿脩書亦欣然領解乃報書

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並三國典畧

遺辛術書術字懐哲隴西人歴吏部尚書

銜魏末還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畧使齊天保元年雎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銜三辭不許銜乃送所司不復聞奏邵聞遺銜書

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北齊書

爲文襄皇帝讓尚書令表

揚職萬機總任百揆懸衡庻物凖納羣僚何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髙厚反鑒取照叵此何難倒裳求領方之爲易

又表

正以晝覽太山不假秋毫之察夜仰列宿豈藉燭龍之明爵人以世既非盛德之舉公門有私故是陵夷之運

為彭城王韶讓侍中表

貂䝉映首日月在躬冠蓋㡛僚跨躡多士雖智慚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譏無待諠譁之議素飡之責豈須噂喈之口何悟天情方眷復延今寵遂總録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

寡薄用膺茲忝

為李衛軍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

臣聞運舟歸於積水致遠在於逸足未有涓澮之流可成奔飛之用駑蹇之乘而有滅沒之功既列趙衰先人之敏請同虞丘退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時宗聲實攸在斧藻川流雕篆霞蔚蕉蒲既茂枝葉實繁故以學窮齊魯聲高梁魏詔美司朝命諧允在伏願迴恩徙授以答具瞻

為潘司徒樂讓表

武皇帝運屬繼堯事深徵禹摧蚩尤之陣破尋邑之師義聞金石理昺庸駘遂曰奉羈勒有事風塵徒備烏背之毛曾無馬箠之力

為司空侯景讓表

屬平分廣施造物多品長短入用小人見收連釆台階堪均鼎足昨者謫見垂象災起潛伏此之為累非直微躬

賀老人星表

冥皃未已靈應猶臻以其夜老人星見達旦揚光經句未滅雖三星共色五老同遊擬之于此故無與匹自非玄風感極聖敬迴天何能使休徵袐祉相尋而至故以朝夕相趨史無停筆

百官賀平石頭表 建業至隋文帝始平邢邵終北齊何以有此表必名誤

大江設隘實限夷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今蒼雉奉職靈鼉自梁折葦為舟憑力可渡始知德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清將順劍閣自開

行舉洞庭之樂放畜長洲之苑會玉帛於塗山樹銅柱於南極

北齊書邢卲傳云太昌後楊愔與魏收及卲奏請置學及修立明堂曰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一黌兩學盛自虞殷云云按此乃靈太后稱制時儀同李崇上表也見載魏書齊書出李百藥為德林子相距未遠安得此誤必史本錯簡耳且前言卲以尒朱兆入洛與楊愔避地嵩山則太后久沈於河矣南雍校刻齊書

亦引辯尒朱而不及崇表表具後魏文紀

避太子諱議時議疑官吏之姓與太子名同子才議制可

按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嗣君同名鄭注云若先生之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嫌避按春秋經衛石惡出奔在晉衛侯衎卒其子惡始立明石惡與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内與皇太子於天下禮亦不異鄭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向戌皆先君同名春秋不譏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

為海內所避何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長不得皆同於古官吏至微而有所犯朝名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官更補他職杜氏通典

訊囚請占議時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謂不可立議從之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鬬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七之役家長侵雞犬之功北史

改葬服議

王元軌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子才議曰

禮改葬緦麻鄭玄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孫孫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葬旣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緦而止言三人若非遺漏便是舉其略耳

文宣帝哀策文

皇路啓扉輴蕆弛殯八校按部六卿且引攀蜃輅而雨泣仰穹蒼而撫心悲風發而地駭愁雲興而景沈哲王垂範有訓有則式奉話言光敷令德其辭曰

四象更運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爲貞是應玄德實

啓蒼精風后之陣師尚之兵三竒六合七變五成授戈推轂稟律龔行野無完陣邑少堅城經營四海劬勞百姓芝盖夕臨羽旄晨映天不掩瑞地無愛寶既丹其雀又朱其草莫黒已素莫赤自皓百獸斯蹈五靈載擾甘露瀼瀼青龍矯矯武功已暢文教未窮方偃烽堠銷戟藏弓齊光日月比祚華嵩而氛祲日下星閣虚中奄捐朝市長棄華戎道宣末命義闡餘風六綍已散九旗方卷見容衞之虚歸知平生之日逺同乗雲而永逝異騎

龍之更反淸笳奏兮野風急金鼓震兮日光晚千官悲而雨注萬國哀而露泫萬事同盡百慮俱收劍舄永去衣冠自遊音儀已謝神教空留知英聲與至德當無絕兮千秋

文宣帝謚議

伏惟聖德光遠神猷弘大初自登庸民譽所集把尺持刀成務斯在百揆載淸四門唯穆及天眷既屬人謀所歸鳥獸遷情士女革面敬順天人拱揖羣后處無上之

尊居域中之大禮盛樂修時和歲稔海内有截天下泰然猶憂勞億兆經營四國同虞舜之廵省若軒轅之靡寧威武紛紜神功四暢怨西以東化南自北臨瀚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紲馬左縈右拂擬歌成章方朝百神於太華受萬國於稽嶺升中增封高拱垂衣而天喪黎庶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實被含生稱天作誄抑惟恒數故以名追實盡物未臻其美屈道從制一日可以成名

廣平王碑

公分氣氤氲亶靈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積石莫之方委水不能喻山瀆効神辰昴降德自天攸縱爵為時宗墻宇淹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被物望青松而比秀干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參遊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室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為論受詔成文碧雞自口靈蛇在握方見建安之體復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寮右道被生民惠漸萬物鬱為雅俗之表裁為社稷之鎮公孫聲動天下已非其倫管

于光照鄰國孰云能擬方謂膺茲多福降此永年奪摶風之逸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岱宗之盛禮而羣飛在辰横流具及山崩川鬭星殞日銷崑岳既毀玉石俱燼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萬源落落千仞我有徽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業比登山踟躕緹衮絳帳韋編尋微啓奥敷理入玄天地或終山河匪壽昔日先民誰堪長久立言立事責之身後式銘景行是為不朽

冀州刺史封隆之碑

公世載儒雅之風家傳鍾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轉盛五世祖游游子孚耻斯鳥獸狹此丘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充衮闕故已援墜拯溺大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懐藩揚旌冀部耳目相接歌詠獨存父司空孝宣公稟潤王府承華桂簿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並運以兹一德光事三主七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與京理歸世禄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而成址稟中

和而樹質神體秀異志識開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同鳳凰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透迤家職貂蟬承升華藻披衣鳴雙璜於峻陛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人踐泰階而平天下

太尉韓公墓誌銘

立事立言是為勿替上公上德實繫不朽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門是以萬鍾四牡昌奕於往代長組高冠陸

離於前紀及負笈追陪結友從師先難後易身佚功倍皆神遊隅隩理合精微非同宵越廢寢食以存道久殊高鳳忘冠履以成業皎皎獨照旁絶嚻滓亭亭孤鶴入自雲霞忘情譽毁同嗣宗之于善惡齊心得喪若叔夜之于愠喜方將受在三九追蹤二八宏大道以事一人敷至理以安百姓而天徳不厚神聽多愆仁勇一亡辯智同盡

蕭仁祖集序

蕭仁祖之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

甘露頌邢邵傳云世宗幸晉陽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邵為序云

歷選列辟逖聽前聞三才易統五運相君皇極攸序庶類以分乃忠乃敬或質或文其一赫矣景命蒸哉上聖大德莫名至道無競川停岳路雲臨水鏡望日齊明瞻天比映其二功深微禹業隆作周英華內積文教外修

廣輪四海堤封十洲紫川北注赤水南流其三宸居兩楹恭巳萬國聖敬日漸王猷允塞禮有大成樂無愆德用天之道順帝之則其四政平民豫歲稔時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風輪躡漢毛舟泛河玉龜出沼鳴鳳在阿其五休徵屢動感極迴天流甘委素玉潤氷鮮螽房下結珠琲上懸布濩林野灑散旌旃其六日月巳明宇宙巳廓鼓缶成詠挹水為樂以為玄黃猶參沃若取慰天壤用忘溝壑其七

司馬子瑞尚書左丞

奏彈畢義雲義雲時為司徒左長史勅免推

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吊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為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為祖已就平吉特乞閤迎不敢備禮又義雲成婚之夕衆儲備設尅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上義雲資

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為矯詐法官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五品以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垂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

刁柔字子溫渤海饒安人終中書舍人

五等爵邑承襲議天保初柔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同修魏史參議律令議者以為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柔以為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

柔案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曽𤣥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為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

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尚
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
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
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小
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為出母無服者喪
者不祭故也為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
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為父後矣嫡子
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為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

應得為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既得為祖服斬而不得為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為舅姑後者則舅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絶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

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有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爲出母北史無出字嫡婦不爲舅姑後無不字

宋軌

諫設棒奏文宣令守宰設棒以誅屬請之使都官郎中宋軌奏罷之

昔曹操懸棒威於亂時今施之太平未見其可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爲枉法何以加罪

張老

請定律令書老為司徒功曹上書命造齊律積年不成

大齊受命以來律令未改非所以創制垂法革人視聽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歷員外散騎侍郎

制詔問升中紀號對天保五年梁州重表舉遜為秀才對策尚書擢第以遜為第一

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刋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

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
茍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
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
睦劒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
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
前徒穢紙墨袁淮發論于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
十祀啓聖之期茲為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
馬息歌包茅絕貢我太祖收實雞之瑞握鳳凰之書體

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
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
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馬多冀北將
異山西凉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
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芟艾共
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
民非聞好戰至於投鼠忌器之說盖是常談文德懷遠
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鋭須時裹糧

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
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宵流況
我威靈能無協賛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
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為
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
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
禮比德論功多慚往烈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問求才審官對

臣聞雕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

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華
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
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
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華堂甲觀修德日
新廟鼎歌鐘王勲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
之公世絶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崔蘇蕭張輔沛
姓在河書令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為治何欲不遂未
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

但使帝德休明自强不息甲夜觀書乙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廉遺漁鹽畢録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歳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圻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問刑罰寛猛對

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賛陰陽山川之通

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灾而方雪詔書掛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訥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死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中恩以

孩百姓黄旗紫盖已絶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禀隂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寛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開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冤囚自然

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内皆蹈德而詠
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

問禍福報應對

臣聞五方易辯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况復天
道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槎至於河漢
唯覩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翟犬造化之理既寂寞
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
祥虢公凉德蓐收降禍髙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

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于陳蔡孟軻困于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闗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恊律見親櫂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煞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校定羣書議

天保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秘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

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卷以相比較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

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

陽休之字子烈累遷中書監尚書左僕射入隋終

陶集序錄

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絶異語放逸之致栖托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為三本不同恐終致忘失今錄統

所闕并序目等合為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

劉逖字子長彭城人歷仁州刺史散騎常侍

薦辛德源奏德源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薦除員外散騎侍郎

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艷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詞人當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官騁足千里隋書

盧詢祖范陽涿人有學術文才華美與宗人思道俱為北州人俊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

破蠕蠕賀表詢祖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黄門勅祖

勲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立待詢祖俄頃便成時重其工其詞云

昔十萬横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北史

顔之推字介琅琊臨沂人事梁元帝為散騎侍郎入齊歴黄門侍郎平原太守終隋開皇中

顔氏家訓叙致篇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内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

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鬬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為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

崔瞻字彦通清河東武城人仕魏為御史入齊歷尚書吏部郎中免歸就拜銀青光禄大夫

遺李槩書瞻皇建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聰朗强學與趙郡李槩為莫逆之友槩將東還瞻遺之書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

伏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北齊書常一作恒

李翺字季卿趙郡平棘人歷并州功曹參軍

達生丈人集序翺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序曰

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已彊為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稿常持論文云古人有云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汩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為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性情之辯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

所以養情否則屏除受著擯落支體收視返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迍厄窮而不悶或出入閒或栖物表逍遥寄託莫知所終

潘子義

與郎基書 三國典畧作樊孟會與郎基

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在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事惟頗令寫書子義遺之書基答之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累遷河西鎮將帶潁川郡

答潘子義書

覯過知仁斯亦可矣並北齊書

魏長賢鉅鹿下曲陽人收族叔令屯留辭疾去職周平齊屢辟不就

復親故書

長賢武成河清中為著作佐郎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倖出為屯留令親故或為書以相規責長賢復書是出也人皆為快快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

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國之

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圯橋之上者矣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袪以見禮因射鉤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

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于茲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冀每一念之曷云其已自項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劒者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

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為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令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迴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强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朋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顧得鋤彼草茅逐兹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

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懐未可一二為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北史盲遠英華作志遠源鈞作屠鈞奮於作奮其權作推哀作受其語作斯語儒業作儒素年世作年代匹素作凡庶為俗人作與俗人

斛律光字明月朔州勅勒部人歷左丞相封清河郡公為祖珽搆誅

與周太保達奚武書 武字成興代人歷太傅同州刺史

周河清三年周軍東伐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光遺武書武乃班師

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 周書鶴鵠古通用

祖珽 字孝徵范陽狄道人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

議定舊樂書 文宣初禪宮懸將有創革珽為尚樂典御上書考定洛陽舊樂名曰廣成

魏氏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

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采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制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既闕雜以簸邏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采至於鍾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

制請以為准隋書

上修文殿御覽奏三國典畧初齊武成命宋士素錄帝王要事三卷名御覽陽休之增撰名玄洲殿御覽後改聖壽堂御覽至是尚書左僕射祖珽等又改修文焉齊主命付史館邢子才曰此可謂牀上之牀屋下之屋也

昔魏文帝命韋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羣言區分義別陛下聽覽餘日眷言緗素究蘭臺之籍窮策府之文以為觀書貴博博而貴要省日兼功期於易簡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討尋舊典撰錄斯書謹罄庸短登即篇次放

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漢時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畢并目上呈伏願天鑒賜垂裁覽

上武成帝傳位東宮書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從之是為後主

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

遺陸悉達書（尺牘作聖達誤）

珽初勸武成禪位後主拜秘書監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乃疏尚書令趙彥深與元文遙和士開等罪狀令黃門侍郎劉逖奏之事洩徙光州武成崩後主就除海州刺史時後主乳母陸令萱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入為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為侍中

趙彥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北齊書深沈北史作陰沈）

盧潛范陽涿人

寄弟士邃書

潛武平四年為揚州道行臺尚書陳人攻壽陽城陷潛及督將等盡沒于陳因寄書與弟士邃皆如其言於是閉氣而死

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北史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歷位侍中

上言後主紘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武平初上言

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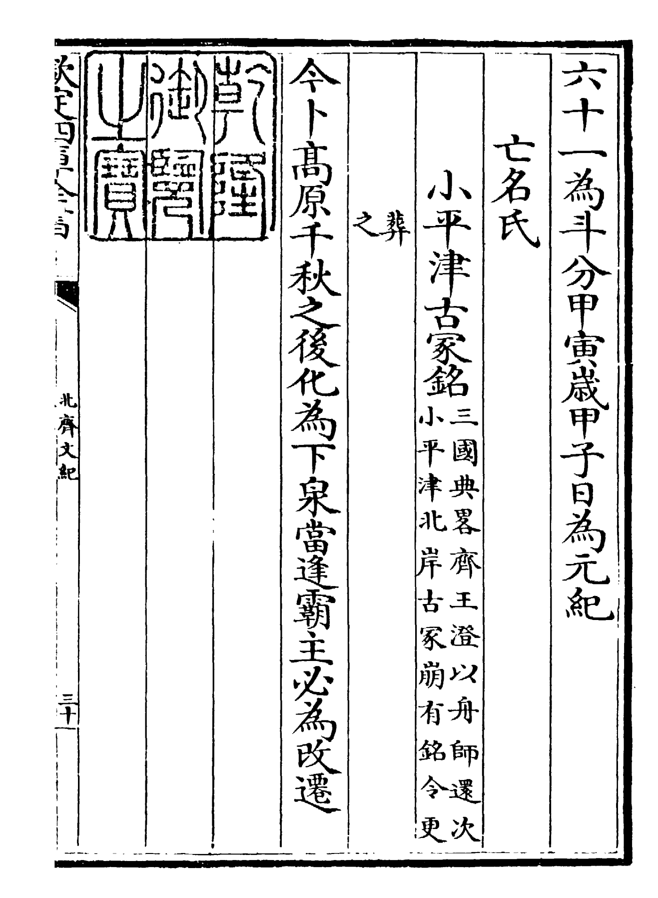
九州勁勇彊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寛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己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

董峻　鄭元偉

非宋景業天保歷議 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讖造天保歷至後主武平七年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

宋景業移閏於天正退命於冬至交會之際承二大之

後三月之交妄減平分臣案景業學非探賾識殊深解有心改作多依舊章唯寫子換母頗有變革妄誕穿鑿不會真理乃使日之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朔望虧食既未能知其表裏遲疾之歷步又不可以傍通妄設平分虛退冬至虛退則日數減於周年平分妄設故加時差於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術之術妄刻水旱令上甲寅元歷並以六百五十七為率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為蔀五千四百



六十一為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為元紀

亡名氏

小平津古冢銘 三國典畧齊王澄以舟師還次小平津北岸古冢崩有銘令更葬之

令卜高原千秋之後化為下泉當逢霸主必為改遷

北齊文紀卷三